



朱拙存編著

中國歷名傳  
(二) 大國

上海經緯書局發行

# 中國歷代名人傳

第九編

## 五代

後梁

王彥章 字子明 鄆州壽昌人

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圖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擢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當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岩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譴問。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讓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納靴中。入見泣曰。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

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車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礮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勝德。舟兵舉鎗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宋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常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藥學博州東岸。彥章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惡岩等所爲。嘗謂人曰。俟我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岩等聞之。懼與凝協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岩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岩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岩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敬。勒還第。唐兵攻兗州。帝召彥章使守提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織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踏破。禽。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

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使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信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贈太師。歐陽子曰。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

## 崔沂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有功。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請論如法。梁主命彥卿分析。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爲首。下手爲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關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爲過失。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始肅。

## 郭崇韜 代州鴈門人

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才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參管機要。知祥外任。舉崇韜自代。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大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兵部尚書樞密使。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保楊劉。彥章圍之。出戰爲所敗。莊宗問計。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

應郟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曰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着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東自失德勝。梁兵日掠瀘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於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莊宗患之。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郟州不能守。而乘之。雖欲指河爲界。雖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新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去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唐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填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郟州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徙郟州入壘。汴州八日而滅。梁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樞密使。如故。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俗官宦者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爲宜徽使。旣又能其內勾使之職。紹宏怨望。伺日崇韜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又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降。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

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袂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子私室。何異公督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優詔不許。崇韜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昔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實俊並進。臣慙矣。願乞身如約。上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上欲以崇韜鎮汴州。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上苦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者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止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他。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上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之中。而不勝其熱。何也。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家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上默然。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曰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令羅貫。爲人強直。爲崇韜所劾。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伶人宦官有所求請。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后與伶宦共毀之上。含怒未發。皇太后將葬。坤陵陵在壽安。上幸陵作所。道溇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不至死。上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脩。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於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上曰。貫公所愛。任公表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上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明年位蜀。議擇大將衆舉李嗣源。而崇

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繼岌國之儲副，未立殊功，請以爲都統，成其威名。上曰：幼兒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事悉以委之。至蜀，王衍迎降。崇韜素嫉宦官，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盡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立以圖之，及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繼岌有棄之域乎？此非子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貳。至是，上遣宦官向廷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府庫之籍，上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因言蜀之珍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上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以告。劉后、劉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沒其家。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諷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周德威 字鎮遠 朔州馬邑人

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戰不改容。人見之深如也。事晉王爲騎將，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攻燕，晉遣德威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梁軍舍燕攻潞，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詰

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莊宗即位。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於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之。與李嗣昭。如初。以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遣士景仁將魏滑汴宋兵擊趙趙王王鎰。乞帥於晉。晉遣德威救之。莊宗自將與德威會。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精兵。人馬鎧甲飾以錦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備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值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梁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曠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若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鄙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鄙邑。德威募道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搏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互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卻。眞吾之勝地也。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纒出而遠來。與吾搏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餓。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麾其軍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遣德威擊破之。以功



拜盧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常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德威自幽州以千騎臨之，馳據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其後將燕兵三萬人，從莊宗於河上，至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係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无至此糧，饑其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衝盪擊斬。梁軍小敗，兇督幅重，幅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聞之，持諸將大慟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

## 李 懌

京兆人

少好學，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爲祕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事唐，復爲學士，遷尚書右丞承旨。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多其知禮。」

## 趙 玉

趙玉者。橫海軍節度判官呂竟客也。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以竟爲謀主。守文敗死。守光殺其子延祚及竟。怒竟族其家。竟子琦年十五。執將就刑。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母枉殺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槩。游學汾晉間。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累官御史中丞。事晉爲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士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元。

### 鄭 遨 字雲叟 滑州白馬人

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與李振故善。振後仕梁。貢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徒居華陰。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逵疑數以寶書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道遙先生。天福四年卒。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與。然遨好飲酒。弈棋。時時爲詩。章落人間。多寫以緜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翫於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逾彰。與夫石門尚陸之徒異矣。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高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

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與號通元先生。後不知其所終。歐陽子曰。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使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

### 裴約

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於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鬻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遠背君親。吾能死於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順逆耶。顧符存審曰。吾不惜一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臣識機便。爲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遂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 姚洪

姚洪爲指揮使。將兵戍閩州。兩川節度使董璋反。密遣人以書招洪。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讓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耶。洪罵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一櫛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割其肉而食。洪至死。罵不絕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王晏球 字整之 洛陽人

爲人剛儷有大節。事莊宗。賜姓名曰李經。度拜齊州防禦使。明宗時。宇州刺史王都反。招契丹將禿餒。萬騎同入寇。晏球集諸將。授命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同師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擣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契丹死者過半。攻定州。久不下。明宗遣使促之。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都將以城降。都自焚死。擒禿餒斬之。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在軍中。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以功拜太平軍節度使。累官中書令。

康澄

澄爲大理少卿。上疏論事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詭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濃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問。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貳。優詔獎之。

張承業 字繼元

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未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浦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稱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承業曰：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借北庫錢。佐王成。辭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國家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路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恬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答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凶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

不然梁唐晉之讐敵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執，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出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歌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歸太原，不食而卒。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 張居翰 字德卿

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兔，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川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州，而明宗軍變於內，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爲殺降不祥，乃以詔薄柱檣，去行字，改爲家字。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歐陽子曰：宦者之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諱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

### 後 晉

### 桑維翰 字國僑 河南人

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一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幸以進士。尺第晉高祖爲河陽節度使。辟掌書記。唐潞王清泰三年。徙高祖爲天平節度使。爲受命以開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維翰獨曰：「主上初卽某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虺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則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一附。公即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專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蒙上意。遂決因使爲書。求援於契丹。契丹許之。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服從而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上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天雄節度使范延光將作亂。會上謀。徙都大梁。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京師延光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懼。獨維翰從容指畫軍事。面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悉安。及延光攻汜水。上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不如侍之。不可輕動。乃止。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寧。吐渾爲契丹所逼。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上意未決。維翰疏諫。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強。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

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庶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請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罄。耗蠹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上曰。朕比日以來煩適不決。今見卿奏。如夢醒矣。八年。出帝立。拜侍中。開運元年。以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水制命。指揮節度使十五人。會兵以備契丹。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時軍國多事。咨請幅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時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使李彥穎。挾恩用事。惡維翰。數毀之。上欲罷其政事。李崧到。啗固諫。乃止。順國節度使杜威。貪殘不法。又畏懦過甚。見所部殘敵累求入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入。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助視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與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上不悅。乃以足疾辭位。上自陽城之捷。驕侈益甚。賞賜優伶無度。委政馮玉。維翰諫曰。向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東帛萬錢。銀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歎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上疾維翰曰。太后請爲皇帝擇師。帝疾愈。知之。怒馮玉。謂其有廢立意。乃出爲開封尹。三年。契丹大舉入寇。杜威爲所獲。朝廷與軍前聲聞。兩不相通。維翰求見言事。上在苑中調鷹。辭不見。與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退而歎曰。吾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以不此兩人爲



言及克京師遣彥彥澤遺書使此兩人先來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遠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契丹因諷彥澤圖之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兵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人問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爲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悚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之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白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李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有慙色彥澤使人縊殺之告契丹主曰維翰縊契丹主命厚撫其家。

吳巒 字寶川 鄆州盧縣人

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虜彥珣城中推巒主州事卽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歸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巒爲寧武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卽位與契丹絕河北諸州皆警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遣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皆愛之牙將邵珂性凶悖願自效巒推心待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力戰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投井而死

王清 字去瑕 洺州曲周人